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三

宋　吳泳　撰

策問

召試館職策問

恭惟國朝以武戡亂以文致治以王道御軍以儒術理

國士馬雖不如漢之強盛不如唐之富勳臣貴將不如

[illegible]家體統集[illegible]勢隱然如泰山磐石之固

者要必有道也論相人主之職我祖宗時齋居正慮先

酌危酒罷行每邊帥缺則於近地監司郡守選差制置
使闕則於諸路安撫使內推擇故有自姑孰而鎭金陵
者有自靜江而開襄閫者有自長沙而移荆州者有自
山陽而留帥維揚者有自興沔梓遂而備除益帥者將
帥之才隨取隨足如此比日以來何臨事而乏使也若
取之出入邊關經歷事任則搢未投筆之夫豈不能將
上軍護絶塞耶若選之親履行陣躬冒矢石則雅歌緩
帶之士豈不能征強兵挫堅敵耶若謂薦舉選用必須

實才則誇者似勇誕者似忠帥才又何能得實耶國初
養兵僅有十二萬太祖南征北伐乃有百萬之用孝宗
中興雖曾至四十餘萬然一年揀軍兵二年揀效用三
年揀使臣甚至欲省江池一軍以寬民力初不患兵少
也今内而三衙外而江上遠而蜀口連營列竈數影於
背而又創遊擊增忠義招刺北人請益兵不已曾未聞
俘一級斬一馘以獻其病安在國初賦入僅一千六百
餘萬而征行調度未嘗有乏之興之憂淳熙歲計較之先

朝雖多然罷獻羨却寛剩不科降度牒而封樁之積至于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樁率數百萬未聞其財乏也今版曹所入朝廷所儲四總領所分撥窠名色額不减於舊而增印諸料更易鈔法科數仕牒僧符議生財不已曾未見上用足而下不匱厥敝何繇夫相國之良醫也師民之司命也兵社稷之衛而財人之心也必欲開誠布公經事綜物鎮拊夷夏統一宮府則任相之道何以集思廣益綏遠折衝保安三邊調御諸將則儲

師之方何先淮之兵分而趲戍新邊蜀之兵斂而退屯內郡或分或合欲使部分歸一攘却勁敵則理兵之務何急甲言戰則棄資糧如丘山乙言和則捐金帛如糞土或斂或散欲使用度均節實利國家則裕財之策何
上昔人有言欲濟世務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今天下所同憂者非但一事而已而四事為尤大
子大夫以俊傑自命豈無高識宏論裨補于時況給劄
玉堂非弄翰科場比也其悉陳之以備上采擇

經筵翰苑策問

問經學帝王之軌範文章政化之黼黻有天下以來扶持三綱緝熙五紀與天地相為經緯而不容一日闕者其所關係者大也我宋受命五星聚奎首開人文尊尚儒學故横經列侍與天子朝夕講論則有經筵分院更直代王言以敷告四方則有翰苑選任亦不輕矣其班秩則侍讀次學士下其禄賜則經筵與翰林等其進見則數對便殿為天子親客之人其勅設燕會則盡出特

恩雖執政大臣有所不與故先儒每以陪侍經幄得近
天威為榮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為嘆者厥有由也漢
唐不足進矣獨考國史與諸君評之舊典侍從以上則為
講讀秩卑資淺則為說書然祖宗時蓋有以著郎為侍
讀侍御為說書者豈官秩之崇卑有時而不問耶故事
宰相拜罷則翰林院降制餘官遷請則舍人院草詞然
祖宗時蓋有罷一樞密而不宣制麻出一副使而特降
手詔豈恩數輕重有時而不同耶謂勸講多領別官則

免修國子監條制何謂懇辭之嚴謂詔書當不出位則訪以時政得失何謂名見之數嗚呼是猶以職事言也天下治亂在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則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寧非講官責耶講治不講亂讀存不讀亡恐非勸戒之義知言治而不知正君知正過而不知養德恐非輔道之實伊川醇儒也而自度乏温潤之氣温公洽聞也而猶恐失記憶之詳呂正獻公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而講及論語亂臣十人同職者猶有子

無臣毋之義豈講官果難其人耶抑進止容匆之間有不容以疾辭遽色感動之耶宰相之重容可雜以他官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然則宜示上意感發人心非文字之職耶草除宰相麻而事或廢亡草荅高麗詔而語多不工楊公億淹博如此而鄰壤交懽之書不免以字嫌陳公襄直諒如此而水不潤下之詔不免於理誤范蜀公鎮世掌絲綸者也宜其所長在文字之間而批荅不稱旨至欲諭之使去豈文字果難其職耶抑

詔書旁午之際有不經思慮者耶或曰講解未盡許令退歸討論命詞舛誤亦容論奏貼正可乎不可也或又以為涉獵書史不可該以學問駢四儷六不可謂之文章當乎不當也隱逸而起為說書者凡幾人不試而命知制誥者凡幾士講讀之所有邇英有延和有崇政殿在古為何如詞翰之官有閣老有翰長又有員外學士在今為何官坐講立講之制何以分名對奏對之名何以異要必有成說訂正於此方今經筵勸講既不專官

學士草制率多寓直意者為官搜擇以天下真儒碩才之選豈無能以道學輔人主文章施朝廷畢書生之志願者乎其茂明之毋忽

聖學時政策問 乙酉成都漕試

問道不本諸三王則無善治學不根諸六藝則無成法自昔人主出而為億兆之君師豈其無英明才智可以度越於人然而功利之說常勝道德之意常薄昏闇之日常多清明之時常少何也古治寖遠而風氣澆聖文

燕滅而師承異上莫得明大道之指要下莫得遵至治之成法漢唐之治所以不能堯舜三代是則有繇矣抑不知未有六經以前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所學者何事耶聖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化焜燿史册方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我藝祖皇帝於即位之月首以幸學為事其造端立本之地蓋已異於前代矣歷聖相承嗣守家法羣儒環列宏闡大猷於改元之初而命臣顧正講書內苑此咸平之制也於禫祭之後而命臣輿等講

經使殿此乾興之典也於祔廟甫畢之日而親御邇英
台侍臣講讀此又嘉祐治平故事也祖宗盛際無一時
非典學之時無一日非親儒之日深宮燕處不廢觀書
隆暑祈寒未嘗輟講向使親儒務學之意不為崇觀羣
邪所撓亂則可以回崇觀為元祐居喪罷講之議非紹
興諸君子抗疏爭之則何得有南渡中興之功學之有
益乎天下國家蓋如此其懿也皇上嗣服龍德進升儲
神古訓既掛緝熙之功增置說書又多聚辯之益翕受

以蓄其德敷施以達於事舉而措之天下豈不光明盛大矣哉然猶有可言者皇極之建所以消朋比也職守求以相凌議論求以相勝則安得有同寅協恭之風學校之設所以䟽化原也侮慢以為常佻達以為俗則安得有親師視學之意生財以大道而州里凋敝廩司單乏之旋以為計財亦未易生也立武以常德而田不營屯士不素練苟日無事武亦未易立也況世讎之敵新興之元常伺隙於其外而吾三邊將吏被介冑不得卧塞上

居民聞角弓之聲則拊心而驚問學之強如此治效之遲乃如彼豈先致其知而未見於行歟抑作新於上者已至而四方猶未丕應歟修齊治平之道固有遠模闢闔轉移之機端在初服今欲以學問銷朋黨以儒術美教化修飾孝弟以強軍旅興行禮義以足財用武臣使之知書弓治之子使之為士以凝庶績以恢中興將何道而濟登于茲也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諸君毋謂皇帝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其悉言之無隱

江淮兵策問

問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一氣周流於天地間固未嘗界南北而限之也而鍾温厚之多者則為陽為文明為寛柔以教不報無道而得嚴凝之多者則為陰為肅殺為衽金革死而不厭自昔論衣冠禮樂必歸之東南而選將募兵必取之西北者葢以是也然考之三代則有所不然且以兵言之兵乘之制無一國而非兵才墇所

起無一方而不調漢晉以來猶兼四方之兵不偏廢也
高祖嘗用閩粤兵矣孝景嘗用東甌兵矣武帝嘗用會
稽兵矣光武嘗用江夏兵矣昭武嘗用武陵兵矣劉表
嘗用荆州兵矣諸葛恪嘗用丹陽兵矣而未聞取之西
北也周瑜以江上之師破老瞞於赤壁謝玄以淮壖之
衆蕩狂士於淝水虞潭以東方兵共平僭叛劉牢之以
北府兵屢挫强敵其如臨灞上入長安又皆吾水軍步
騎也則亦未嘗募之西北也惟我國朝南渡之初扈從

六飛者率多元帥府之兵而屯於江上者又皆夙將麾
下帶行之士如王彥一軍則河北土人也如吳玠一軍
則關西部曲也韓曰背嵬軍張曰鐵山軍劉曰赤心騎
兵二軍皆山東陝西河北諸處精銳其軍中所謂克敵
弓所謂駐隊矢所謂銳首小槍則又萃集四方良工而
製焉者也而獨不用東南之一旅何也夫都於江南而
用江南之人可也漢都關中洛陽而下取吳粵之士本朝
駐蹕吳會而用關西河北山東之人此又何耶或曰北

人之長技以鞍馬素閑而便於馳突吾之馬弗如也風俗勁悍而勇於格鬬吾之卒弗及也果如是說則飲江之騎掠塞之兵可以驅駕全吳矣高宗皇帝慨然發憤每謂取勝不必北方士馬而它日順昌之戰敵之諸酋乃謂南朝之兵非昔之比則彼自畏吾南兵也而昔所謂自陜西山東河北來者反不足畏歟今天下非少兵也上而巴蜀中而荆襄下而淮甸連營相屬也而使敵窺淮甸則將上流之衆便可沿荆鄂而東敵犯蜀關則率

中權之師便可依均房而北此首尾俱至之勢而今一
方有變自應不給所恃以稱雄於天下者獨江東淮西
兩軍爾第一二年來閩中盜起則調某軍江西寇作則調
某軍逆全稱叛則調某軍三衢竊發則又調某軍近者
襄陽告急則亦欲調某軍豈天下勁兵處更無可調而
僅有游奕武定寧淮强勇雄關飛虎數州之人耶幸而
蜀道漸良襄州奏功不煩援師之行若其未也提軍遠
征脫有鈌折則又將從何所調遣耶昔人謂每一發兵

髮為之白言其不可不謹重也諸君俱自學古試為我溯源尋流窮天運之始覩風氣之宜覽漢晉三國之地勢稽國朝諸大将之戰功究今日襄蜀江淮之兵力參之於古而可信用之於今而可行詳著於篇毋謂經生學士不知兵畧

四京守禦策問 甲午太學解試

問光武披輿地圖以示鄧禹而禹以為其興在德藝祖皇帝出幽燕圖以示趙普而普以為其難在守葢規模

宏遠者帝王高世之畧而議論深容者英雄超物之見二者可以相成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以圖籍所識與諸君商之南曰應天凡陳潁諸郡皆應天控馭之也東曰開封凡曹滑等州皆開封臨制之也西曰河南北曰大名凡自洛以西河以北皆洛陽大名襟帶聯絡之也國朝建都於汴維以三京實輔車相依之勢不幸而數逢陽九王室不競遂以四京形勝落于穹廬者百有餘年皇上出聖入神中原在夢越我友邦冢君暨于貔虎熊

罷之士亦莫不欲殄殲乃讎以光復境土乃六月丙子復宋城丙申收汴都又一月甲子徑取洛陽天威所臨如疾風掃殘葉雖漢澄三河唐復兩京殆不過此則是京邑之四今已有其三矣然而陳留當天下衝四通五達無山溪之險無藩籬之限所恃者特以兵為守太祖時已慮兵冗至謂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則今得東京將以何道理之耶睢陽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且無山川之饒以實守備當中興時廷臣建議每慮金人或以

數千騎猖獗而南其於國家不能無警則今有南京將以何策禦之耶或曰西洛帝王之宅襄山表河左伊右瀍大谷通其前盟津達其後上可以聯屬關陝下可以援接東京形制之勢强于開封應天矣然晉嘗表鎮西將軍鎮洛留河南太守戍洛又嘗詔遣散騎長侍修復五陵而終不能長有中原之土何也或曰河北天下根本定為右臂潞為左臂瀛為腹心京為頭角得魏則河南山東重失魏則河南山東輕是東西京非得河北又不

能以自固也然裕嘗命冠軍將軍渡河遣北直隊主上北岸以左將軍為北青州刺史而終不能爭守河北之地又何也豈兼併易能而堅凝之道為難歟豈寇難既平而時會之來不接與今露布星馳我疆日闢揆之理勢似難中止若進而遠攻耶則資用單傲恐鞭長有不及馬腹之憂若退而歛戍耶則豪傑生心恐漁者因以得蚌鷸之利若畫河而自守耶則天寒地凈安能保敵騎之不來若爭關以據要害耶則塞險斷路彼豈能無

謀臣之深計若分為三大屯使之與民雜耕則敵兵踐蹂終無可耕之丁若析為三大鎮使之有兵自調有財自足耶則江上風寒寧無他盜之慮新復州軍華戎雜處或未能擾習于教條麾下將士參以南北或未能洞照于肝膽守孰重孰輕攻孰緩孰急經理處置之宜孰得孰失四京之名起于何代四鉅鎮之策建于何人此皆所當講明者若魏元忠以禦吐蕃之策獻于唐曰今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

羣盜守內列者乃進於蠻貊之隷何昔之聖人虛懷大受直不以異域之人而疑之可誘曰我有以制之而不專倚之共功也漢氏之興則援四夷之兵為中國之用矣籍之末平則用閩粤兵濞之未戡則用東甌兵或許致駱北梟騎以助漢或請將湟中義從以討羌或假胡兵數千分道以擊先零或率南單于之衆并力以破鮮卑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控弦之騎四方之人率為漢用而期門羽林材官騎士三輔十二城之屯殆擁虛器矣

豈料遼敵平大難不取於常勝之師耶抑貴仁慕義者喜身為犄角之助耶猶曰未即與之共約也上書侃府共議北伐燕於是乎有請封之約矣表乞亮等齊力江沔涼於是乎有請戰之約矣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魏於是乎有乞師之約矣遥指河北自常山以東屬宋常山以西屬夏赫連與劉宋又於是乎有分地之約矣約既成則應之也宜不緩而今也天臺之議不行臨江之告不答敵境往來之使竟為邏者所獲而連鷄不能俱

飛之語不出於謀臣之料或謂晉宋君臣屢失大機者以此其然乎其不然乎我國家有兵自養有將自御有金穀自制聖祖神宗之懿識先正老成之長慮未嘗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然涇原熟户曹武惠曾用之以制蕃族環慶族類范文正曾用之以拓邊界而航海夾攻之盟不能止亂而反有以養亂抑何歟今夏人欲定夾攻之議而我師亦起而應之應之誠不得已也兵應之後將長驅席卷而前邪將晝地分疆而守邪得之則四塞

州兵土丁策問

問晉以撤州郡之備而單虛唐以籍雄邊之丁而强實凡矯世救敝譬猶行舟於川豈可横截迅流而不思所以平濟之道哉世之望空談兵者類曰羽林天仗之屯如擁虛器也棘門霸上之軍如養驕子也伍符為具文尺籍為烏有也而兵之所以受敝之處則實未嘗深知也國家盛時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役著為令廂禁軍敢占為工技者論如法銷患未形之意遠矣嘉祐以來

數春秋都試既不能使之閱習恐動之言妄至則望寇先潰不待接風塵交旗鼓也將以土丁為用耶則散處村堡卒未可以招集各持鋤耰非復有於節制平日恩信又無以素結其心重譯者因以利誘之則環寇不戰不但入其巢穴為之鄉道也或曰用土丁不如用州兵然一禁軍之廩給足以贍土丁三人而三禁兵之材力不足當土丁一人藉黃門嘗有是說矣禁軍之不足倚仗乃如此或曰募官軍不如募土着然部伍上下不如

官軍之整肅土豪姦傑必待官軍之牽制富鄭公嘗有是論矣土兵之不可專用又如此無已則從兩相制禦之說然隷尺籍者薄田夫身白徒者忌禁旅又安得使之豫附而入吾駕馭籠絡之內哉伊欲嚴按閱程技擊如乾德天聖之令可得而行之乎厚撫其豪長畧汰其獰耄如治平元豐之格可得而用之乎徹桑土者當於未雨今疆陲多事之時而方議簡兵之制不幾於後時乎指畫山川之圖口占屯兵之數諸君豈無識時務者

度材營建於其家以致孝享奏曰可遂景廼罔諏日庀徒於九華峯之側兩石埭之陰新作閟宮前几蓋山背枕涎溪闢三門環兩廡殿奕奕其中以妥神位後寢曰王考像曰王母像居左恭懿公宜春夫人居右其司兵隷僕及倉庾氏或塐于閟或繪于廟之壁皆一時在行者廟既成春秋二分陳牲合樂以祭適子服官政則家宗人掌之亦可謂奉之以禮矣而其心怵焉猶有不能自已者廼移書潼川吳某曰子蜀人也請識其事余嘗

謂古者公廟不設私家乃祖父之有勲勞德善者止與享太室漢興以來野祀巷祭皆瀆而不典雖諸葛忠武侯德範遐邇勲蓋季世成都之民欲求為立廟議者以禮秩不聽後因習步兵向中郎上表始許其近墓立祠于沔縣使所親屬以時祭祀禮從宜也今褒忠之建距宅兆猶未遠豈其遺意歟客有難余曰忠武侯以開濟之才治戎講武以圖大舉恭愍公以鎮守之規畫圻分地以撫一方漢創業未半而侯遽薨於營猶能退走生

衆請命至公血誠炳若觀火暨遣其子詣堂白西事每
語人曰吾為副元帥死其職分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
館甥以收吾骨此即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本心
也矧公生平忠雅端靖立朝持論侃然有勁氣寧避烏
臺之官而不肯一毫作欺天之事寧嬰黄閣之怒而未
嘗一日無護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安
有處危難之間復言而愛死者乎公卒未幾制府參謀
翊雍容就義而死文南守相銳汝鄉慷慨血戰而殁其

莫能改也然嘗讀儀禮至喪服乃云改葬緦子思之荅司徒文子又從而釋之曰禮父母改葬不忍無服送至親也穀梁氏鄭玄氏韓愈氏互有發明以識其事是改葬之説禮經有之矣文王之葬王季也以墓於欒水故出棺而更葬焉孔子之葬徵母幵官氏也以殯在五父通衢故遷柩而合葬焉是改葬之禮大聖人亦嘗行之矣近世鴻儒鉅公蓋有以蟲之孼而改者魏公之遷於大溈是也有以水之嚙而改者濂溪之母之遷於廬阜

子之大痛用負其喪徧營改卜得地協吉葬有期矣終以處其事之變不得安於禮之常為憾子盍為識其遷之故余撫書太息曰父母子孫一氣而分形親之體魄安則此心亦安親之宅兆危則此情亦危一拳石之毀一抔土之傷見者尚為之心惻況丘壟蹂於戎馬仁人孝子可坐視而弗之改歟禮緣人情而制有經而等者有曲而當者其實皆禮之常而非禮之變也少師諱湜字景甫生荆楚間少負奇氣靖重寡言篤實敏行長益

降心學問非洙泗關洛之書不好也其文章古雅尤精
於射意謂可以鼓行秀造之林而三請能書晚僅以特
恩補官夫人田氏柔嘉淑明克相夫子澹如也二子長
曰之英季曰之傑家事巨細悉傳之長男而季子則程
勵課督使之大肆于學每黨庠術序郡國校試必偕焉
之傑遂以明經登戊辰進士第頃在朝以同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恩加贈先公少師夫人郢國其諸子孫
皆以京職官任於戲盛哉將以淳祐丙午七月望日辛

未定遷于安吉州徳清縣金鼇山之原山舊名金鵝改名金鼇者皇上特書也在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奎畫昭回褫章炳煥則今之葬也踰有光於前矣泳雖不及識少師獲拜郢國於江陵衮歸堂下且與公第同年寓同里知其銜恤卜兆祈請於上方甚哀故譜系享年門外内之治吏不詳載特誌夫所遷月日而繫之以辭曰

人生之初兮天依形地附氣人殁之後兮還精於天

返魄於地何地不可藏形兮豈必故鄉是懷紛楚氛之未靖兮望郢門而長哀黄沙漠漠兮白榆夾路魂毋歸兮於此乎安處傷哉北卭兮下邊於曳纍侯王之冢兮碣獸之舊題封不厚兮草木凄止坎不深兮狐狸抇之姦窺鬼瞰兮玉不泣金不唬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栖鼇之山兮鵝之水後谿如帶兮前山如几鵝初鳴兮田實好實褎牛勿踐兮草方苞方體青烽不到兮赤蟻皆徙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止晝翣兮輕

輬紫書兮蜜章置守兮冢人相儀兮職喪易士葬以公禮兮轉蒿里兮薤露非後踰於前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魂其來兮胡為乎中露古不祭墓兮周官為尸古不改葬兮儀禮曰緦憲言之垂後兮人莫之師乃神青烏白鶴兮决兆於枯骨朽著彼不思奉先之孝兮反營遺後之利魂其來兮請眎予之誌

墓誌

周侍郎墓誌銘

有宋六君子曰周公端朝子静真天下士也當慶元初韓侂胄盜權右正言李沐朋姦誣宗相汝愚罷政事於是侍臣顥以顯諫黜祭酒臣祥博士臣簡以危言去太府丞臣祖儉以上封事激烈貶公曰六館士不言孰當言者遂與楊宏中等詣闕上書辨宰臣之忠勤指諫官之邪佞乞竄李沐以謝天下乞還祥簡以收士心卓乎韙哉蓋嘗讀李元禮嵇叔夜陽亢宗傳每嘆太學諸生扣閽陳義越千百年僅一見我國家涵養士氣自宣靖

號揭乃公也朝論大厭服策嘉定四年進士第教授桂陽軍秩滿舊法應召當路扼之復浮湛里閈者彌年因史館袁和叔薦用為太學録一年遷博士龔蓋卿忽除小司成兩學甚喧季攷入直乃欲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公進曰難矣氣不是與約字對兩守字着畧點晦翁註下分明開說論辨頗久同列有過公者公則曰國家建學聚十數科目英俊豈可破句讀孟子貽笑四方聞者漸恨忌者又從而下石焉公之跡益不得安於上庠

校書黃誠父朴白監長曰是不可以無言也夫專攻上
身而不及輔相指切宮禁而不斥權倖此漢儒之巧於
言災異者豈宜不反之昔韓獻子將老必使知罃稟焉
以為政鄭子皮已貴猶能以其政授子產今三十年宰
相名位已極若不及精神之未衰預擬一賢者為之代
玩愒既久國事日非上倀倀然莫適與謀近習捷出而
乘之則後患餘禍終未歇也遂同述此意徑上焉相得
書忿懥甚執政者謂余言曰諸公過矣辛苦燥烈彼能

法度乎文獻諸老其為辭章也學博於止齋學奇於水心又於其間別驅橫騖煆煉精粹所以言論實奏議雅表出人上更事兩朝前後凡十疏大抵嘉定之言簡而直寶慶之言和而壯紹定之言忠而侃端平之言辯而裁大之天德帝學孝治國本詳之民力事俗時政邊防諸所敷陳更不能悉數也余每慨念端平更化後若徐崇父真希元魏華父葉知道洪舜俞蔣良貴袁廣微吳季永陳和仲與子静諸賢各能分道植節掎挈當世共

不停披雖僦居湫隘常置圖史輕舟往還必攜數笈自隨逮其卧疾河濱客有問者則猶執業而起呻痛咏言雜莫能知甚哉叙之之好學也忽一日語余曰子知日月之所以為易者乎日陽也而畢月烏居之陽含陰也月陰也而房日兎居之陰含陽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非乾用九坤用六不足當之則其講貫劈析之精於老師宿儒所聞能守之不失蓋如此惜乎藝益工而病牢志逾勵而年壽方望其已所傳習者次第出之而

嫁為尼孫男女六人尚㓜將以某年某月葬於鳳戈之鄉與淑人合壙前事之某月啓孫乃狀其爵譜行年乞銘于潼川吳某是安敢以固陋辭銘曰

玉虬之蒼蒼何夢之祥于飛之鳳鏘鏘乃合葬于鳳戈之鄉既予之以厚兮胡不畀之以其昌天乎人乎卒莫可知兮尚倚梧竹以漱遺經之芳也

段聖可墓誌銘

歲嘉定辛未冬予自鶴山歸憩于連山段光叔之館雪

千言奔逸豪放如勁馬入陣不可遏逮其嗒然下帷則寒抄暑講能下縝容深潛之功其資稟可入道也東走飛烏西走大峨擔簦負糧不遠數百里從二先生游其所與交又皆一時之彦持論儻不合則氣湧如山辯翻如河必欲好己之道勝其識趣可尚也每石室月書季攷輙加諸人先歲大比論秀有司欲第其所試文為上等羣言嘈嘈遂為之易置其聲聞可畏也如是者積有年意其必至於成矣乃紹定壬辰聖可之兄昴之弟震

午來京師忽袖出長公辛書以告徐睎之則聖可死已
二年矣惜乎痛哉死生之大故則晝夜之常經也所貴
於生者謂其不苟生也所無憾於死者謂其不遂死也
唐人柳公惟深年十餘歲有誣告之曰若骨相當夭幸
而為釋可以緩而死公不可曰就使從之而生去聖人
之教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聖可幼年力不肯捨儒而
之佛其事其語大畧彷此則其辨志蓋已不苟矣獨柰
何才與時不相遭年與人不相並負其所以魁岸崛奇

尤長於論每一篇出人競傳之皆口自諷吟以熟亦可
謂雄於文矣余嘗謂文章固士之末而因末可以探其
本葢君之學問家有淵源如浚井得美泉愈汲而愈不
盡博物洽聞號經史笥名朝隱者君五世祖也中制科
異等名當號紅帶老人名淮奇者君之高祖從兄弟也
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講修國史始終不附京檜號
玉臺先生名賞者君曾祖也訂唐五代國朝故實承議
公原本缺東都事畧史部公名偁者君之王父從祖父

裒會鮮周官說題千金敝箒文章正宗典故十鉅編藏於家兩娶馬氏唐氏女男二孫一子濬仲避蜀難與余同僑寄吳興忽一日袖其家乘行義年狀泣而告曰先君子合祔于魚鄉山舊矣而未有述先生賜之銘則是歐老為曾書誌而鞏不死其親蘇公為陳作傳而慥克終其孝嘻子過矣然亦何可不慰其心銘曰

隰有桑蕩有荷君終於無祿傷如之何為子式歌落霞殘日西山阿

乾隆御覽之寶